

The Illustrations to Mao Ze-Dong's Statues

图说毛泽东雕像

成文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说毛泽东雕像

成文军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说毛泽东雕像 / 成文军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5033-2416-1

I. ①图… II. ①成…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肖像雕塑-摄影集 IV. ①J337②A75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7504号

书 名: 图说毛泽东雕像

编 著: 成文军

责任编辑: 兰 草

封面设计: 清 远

责任校对: 焦金仓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后勤学院印刷厂

开 本: 170毫米×24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3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416-1

定 价: 69.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寻着雕像的旅行

自序

我非常喜欢旅行。在读中学的时候即便是不能自由自在地四处奔跑，也时常手捧地图，在纸上方寸间神游畅想。

以后工作“独立”了，有了因私或因公的机会去旅行。这时的旅行，不管是在目的地，还是在路途中，主要的视野都停留在“大好河山”、“仙踪古迹”和“风土民情”上了。

然而，在20年前的两次旅行之后，促成了我去寻找毛泽东雕像的旅行。

一次是在1989年夏天。从北京乘火车用了四天三夜的时间到了吐鲁番，之后又坐了三天的汽车到了喀什。这段耗时一个星期的路途，是我的首次距离最远的旅行，喀什不啻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在喀什，老城区商业街的首饰老匠人、和善的维吾尔族老奶奶、土黄色调子的维吾尔族民居构成的街巷、傍晚街上弥漫的用洋葱腌制过的烤肉的味道，对这一切新奇和陌生的兴奋，都是这次喀什之行留下了牢牢的记忆。然而，喀什人民广场上一尊体量巨大的毛泽东雕像，也让我心里震动了一下。因为在我看来，在这个充满着异域风情的边陲小城里，伫立着一尊20多米高的毛泽东雕像有点不可思议。

也许是陌生的市井和熟悉的雕像，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使得喀什的这尊毛泽东雕像似乎对于我是一个明确的提示，不论这里有别于内地的异域风情如何浓烈，这里，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城市。

第二次在一个似乎也算遥远的地方看到了大型的毛泽东雕像，那是1992年夏天在海南三亚。

当时为了去西沙群岛，我住在三亚一处部队驻地，在这里我看到了一尊10

余米高的毛泽东雕像。这尊雕像的形制也带着建造年代的印记，领袖身着大衣，挥起右臂。

我当时望着雕像，背后就是大海，不用说，这应该是在中国最南边的一尊大型户外领袖雕像。看这尊伫立于南海之滨的雕像时，我感觉毛泽东更像一个哨兵、卫士。他的背后是辽阔的疆土。

此后，不管在北京或是其他城市，若偶然再看到毛泽东雕像时，我都会想起在中国的西域和南疆的那两尊毛泽东雕像。大概又过了几年，我萌生了一个疑问，当年在全国曾经兴起建造领袖像的风潮中究竟建了多少？

为什么雕像都集中建在1967年和以后的三四年间？

为什么雕塑没有作者的署名？他们又是何人？

为什么一个城市中的数尊雕像或是两个相隔千万里的雕像会出自同一个模具？

为什么建造雕像初期，中央曾经下文制止，而各地依旧热情高涨？

为什么1980年代末期要拆除雕像，而现今究竟留存了多少？（而到现今还留存了许多，到底留存了多少？）

还有，为什么1993年后，各地又不断出现了新建造的雕像。

.....

就这样想着、走着、找着、拍着、问着，从1997年开始了寻找毛泽东雕像的旅行。这个旅行间断进行着，不经意间已经走过了十多年，走过了除港澳台以外的所有省份，在120多个城镇县市看到了近200多尊早期的户外毛泽东雕像。同时也走访了中国主要的美术院校以及数百位雕塑家和雕像建造的亲历者，也从雕像下的民众的交谈中，看到人们对雕像以及这位给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领袖的心态。

十多年间，东西南北走了数万公里，有人褒奖我能吃苦。而这些路程我并没有感到有多辛劳，其实我们每天不都是在走吗？相反，我倒是感觉有些庆幸，为了寻找到雕像，让我关注到一些之前从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如果不是因此而前往，也许我下辈子也不会想到要去那里。这些所谓不起眼的地方，一样有着独特的风景和风情，游人不会成群踏至，我因此还有一份“独享”的快乐。

目 录

01 华 北	/1
北 京	/2
包 头	/21
张家口	/26
天 津	/30
02 东 北	/35
哈尔滨爱建社区	/36
齐齐哈尔	/38
“北大荒”	/43
长 春	/47
沈 阳	/51
连珠山——杨杖子	/58
03 西 北	/65
喀什人民广场	/66
乌鲁木齐	/70
西 安	/80
宁夏中卫	/82

04 华 东	/87
南 京	/88
芜 湖	/91
山东日照五莲莒县	/93
上 海	/98
福建武平	/106
温州平阳毛家处	/112
05 西 南	/117
成都天府广场	/118
郫县红光镇	/125
丽 江	/130
昭 通	/133
贵 阳	/136
都 匀	/139
重庆标准件厂	/142
06 华 中	/147
洛 阳	/148
郟 县	/151
南街村	/155
武汉 黄石	/159
韶 山	/168
长 沙	/176
07 华 南	/181
顺 德	/182
海 南	/185
08 我所拍摄的毛泽东雕像	/189

华北

01



北 京



1952级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学生陈淑菊（右）和同学主持联欢会，身后有国旗和领袖的石膏像。

2010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去国家图书馆，在经过北三环路北京化工大学前的立交桥时，侧目俯视，看到了校园里的毛泽东雕像。这是我最频繁所看到的毛泽东雕像。我去国家图书馆，想通过查阅老报纸，了解当年建造毛泽东雕像的情况。

如若翻阅各类报纸，一定会耗用大量的时间，不要说一个下午，恐怕几个月的下午也看不完那十年里的各省党报。不过当年各地的报纸的主要版面，几乎都与人民日报同步。所以我把重点还是放在《人民日报》上。管理人员告诉我，《人民日报》有电子版，不需要去库房里搬来合订本。IT时代真好。



1952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校园中的毛泽东石膏立像。

坐定打开计算机进入《人民日报》的电子版系统，输入“毛主席雕像”和报纸年代，我开始搜索：

“1946年”，相关信息“0条”；

“1949年”，相关信息“0条”；

“1953年”，相关信息“1条”。“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欢庆活动，文艺大队抬着伟大的毛主席雕像和工农兵雕像进入广场……”

.....

“1958年”，相关信息“0条”；

.....

“1960年”，相关信息“0条”；

“1961年”，相关信息“0条”；

“1964年”，相关信息“1条”。涉及到毛泽东雕像的文章，是后来接替穆青担任新华社社长的郭超人撰写的《西夏邦马征服记》，文章载于10月3日1版。“……登山队党委员把国旗和毛主席雕像交给突击队员……”

.....

“1966年”，相关信息“10条”。“引导整个游行队伍的是毛主席的巨大雕像。毛主席雕像身着军装，一只巨手伸向前方，指引着我们胜利前进的方向……”。这是10月2日一版登载的前一日毛泽东检阅150万游行群众的报道中涉及雕像的文字。其他9条涉及雕像的报道，也都与上面的类似，没有涉及雕像建造的消息。

“1967年”，相关信息“17”条。这17条的其中3条涉及了雕像建造，三条消息分别刊登于3月15日、5月6日和12月30日。其一，报道的是贵阳一家美术社创作出了3米高毛泽东全身雕像；其二，文章的题目是《阳光普照清华园——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像在清华大学落成》；其三文章题目为《伟大领袖毛主席雕像巍然屹立韶山红太阳升起的地方新建成红色铁路》。

再接下查阅的年份，1968、1969、1970，这三年中相关雕像的条目数量依次是19、3和2条，这些报道中提到的雕像，都仅是对在描述事件场景中出现，并不涉及雕像的建

造；1971年到1975年中，仅1974年中有1条与上面相同的场景描述出现了雕像字样，其余各年皆为0条；“1976年”相关信息“3条”。“……成都军区（4月）9日下午隆重集会，欢呼华国锋同志任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拥护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大会会场正中巨大的毛主席雕像，两侧红旗迎风招展……”另外两条，都是介绍华国锋前往唐山地震灾区，在唐山钢铁厂的毛泽东雕像前，向灾区民众讲话，报道中提及到了雕像。

毛泽东的形象以雕像形式出现，应该是在1942年的延安。到延安参加革命的雕塑家王朝闻在中央党校大礼堂的正立面上方，创作了一幅毛泽东的浮雕头像。

这个时期，在延安鲁艺工作后来成为著名电影导演的凌子风，也创作过毛泽东的圆雕雕像，只是这些雕像尺度只有几十厘米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朝闻创作的领袖浮雕，作为书籍装帧的图案出现在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上。

解放初期，还有一位以创作毛泽东雕像而著名的艺术家，他叫张松鹤。2009年，我在成都走访原四川美术学院院长、著名雕塑家叶毓山，与叶先生谈话间，他多次说到：张松鹤老先生是创作毛主席雕像的重要雕塑家。张松鹤先生已经在2005年辞世，但叶先生还是告诉了张松鹤夫人陈淑光老师的电话。叶毓山在上世纪60年代初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时，与陈淑光是同班同学。叶先生希望我通过她来了解更多张松鹤的创作经历。叶先生还告诉我，陈淑光是张先生的第二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解放前被国民党投入井里杀害。

从成都回到北京不久，我在望京地区的一幢高层住宅楼里找到了陈淑光老师的家。

陈老师已经年逾八旬，精神状态和思维都非常好，仪态优雅但不失随和与亲切。老人将一杯红茶和一杯她刚煮好的绿豆汤摆在我面前。这让我想起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田金铎教授家，田先生担心我的偏好而为我准备了一杯绿茶和一杯红茶。那一代老艺术家不会因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而高傲而刻意他们的品行和修为，是当今一些要靠外在的“行套”和故作高深另类的所谓艺术家所缺失的。

陈淑光向我讲述了张松鹤先生的往事。

张松鹤生于广东东莞，少年时在广州师从一位意大利雕塑家。青年时正值抗战，他参加了东江纵队。抗战胜利后，广东的这只队伍一部分来到山东。不管是抗战还是后来的内战，张先生在部队从事文化工作，但也带兵打过仗。后来他到华北大学从事美术教学工作，解放初，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美术工作室，他调到这里工作，这时期就他开始创作毛泽东雕像。这些雕像主要是小型的领袖雕像，更多是摆放在室内的半身像。

陈老师说，张松鹤是个地道的老革命，对毛主席很是崇敬，所以创作他很投入，加上他有非常好的基本功和艺术造诣，所以创作出毛泽东雕像，神态都非常好。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时，张松鹤负责创作表现抗战内容的浮雕，他参加过抗战，所以，创作时他更是充满着激情。

以后，在这个美术工作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美术公司，张松鹤也一直在这里工作，到离休前的一段时间，才去了北京画院。在美术公司除了完成接受的工作任务外，他经常做毛泽东雕像。陈淑光说，他喜欢创作人物肖像，而领袖的雕像对他来说就是作品。那会儿他会把自己的名字签刻到作品背后，毛泽东雕像上也不例外。当然，“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定给张松鹤的一个罪名就是在领袖像上写自己的名字。

我有一位山东的朋友叫王光胜，收藏不同大小尺寸的毛泽东雕像有2000多尊。他曾经告诉我，所藏的早期雕像有作者签姓名的，仅有张松鹤的一尊。他断言，这是1966年以前张松鹤先生的作品。

陈淑光老师谈及“文革”时期美术公司和张松鹤的情况。那时她早已经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分配在北京美术公司，成为张松鹤的妻子和同事。“文革”开始后的几年里，美术公司雕塑组甚至是整个公司的业务，主要是出产毛泽东雕像。

生产的雕像尺寸从十多厘米到三两米高，式样有半身和全身；主要材质是石膏。由于雕像的需求量猛增，北京美术公司设在王府井大街和前门大街的两个门市部门庭若市，前来购买雕像的顾客常常要排队甚至预定。

“有的单位为了能早些得到雕像，还悄悄给我们送东西。当然，这礼物可不是烟酒土特产，是毛主席纪念章。”通过陈淑光老师介绍认识的当时在美术公司专门负责石膏翻制的左玉铂师傅如是说。

张松鹤在这个时候也经常被请去做室外大型的毛泽东雕像。北京、天津、济南、长沙等地，他都去过。陈淑光还记得他们在北京参加在学院路几所大学毛泽东雕像的建造的一段时间里，天天早出晚归。从城东到城外（当时海淀的大学区域还属郊外），天天骑自行车来回。自带饭盒，在施工单位食堂自己拿钱换饭票，买饭吃。

“文革”开始后，政治学习和各种名义的会议更加频繁，张松鹤和陈淑光等因为经常在外而缺席，这让公司造反派的头头颇为不满。陈淑光说，这些人又不好阻止他们外出，因为做领袖雕像是非常主要的事情。有一次，山东师范学院要做雕像，派人到北京美术公司来请张松鹤，公司的负责人眼看当时已经被戴了“帽子”的张松鹤又要缺席批判会，就告诉山东来的人——等张松鹤帮你们建好雕像后一定立即把他押回北京。

在陈淑光家，老人还给我看了很多她珍藏的张松鹤先生的画作，这些多是水墨风景画，也有一幅毛泽东肖像的水墨画。

在陈老师家里，我也看到了40年前她创作的坐在藤椅上的毛泽东雕像的石膏小稿，还有改革开放后，她为“毛泽东号”机车头前悬挂的毛泽东浮雕像所做的小稿。

《人民日报》1967年5月6日对清华大学雕像建造的报道，是首次刊登室外大型毛泽东雕像建造的文章。建造这尊雕像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叫高鲁冀。

2010年5月4日，我陪同高鲁冀先生一起来到清华园中的“二校门”前。在此前一天的傍晚，我在首都机场初次见到了从美国旧金山飞到北京的高先生。高鲁冀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1980年代初，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硕士学位离开清华赴美国，此后在美从事过新闻记者、艺术品收藏等职业。在接他从机场赶到中关村下榻地后，我们俩一同吃晚饭。在动箸前，他对我说：我要先祷告。言毕，高先生双手合抱于胸前，低首闭目。听到他的话，我不由地即刻停住已经悬在杯盘之上的右手，猛然想起曾经读到过的高先生写的自传文章：他在60岁的时候，克服了记忆力和语言给他造成的一些阻碍，去一所神学院读取了神学硕士学位，并获得了牧师的资格。在他祷告的短短一刻间，我竟然萌发了惭愧感，一闪念——自己，怎么什么都不信呢？

1966年8月24日，以清华大学附中为主的红卫兵，捣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的建筑——“二校门”。

1967年春，已经分配在北京建设局一公司工作的高鲁冀被学弟召回清华——“回校闹革命”。一日，高鲁冀在经过这里时看到堆落在地上的“二校门”残垣，他心生惋惜便随口说了一句：“这么好的建筑拆了多可惜，如果这是毛主席像，就谁也不敢随便拆了。”



1967年5月，清华大学即将落成的毛泽东雕像。（高鲁冀 提供）

与他同行的学弟由立刚（土木工程专业66级）听到高鲁冀的话附和道：“对，在这建一尊毛主席像吧。”当天，由立刚把他们的想法告诉了时为清华大学的掌权人蒯大富。很快，蒯大富领导的造反组织“井冈山兵团”做出了建造毛主席雕像的决定。因高鲁冀有良好的美术功底，土木工程又是他所学的专业，他便被委任为雕像工程的总负责人。

开始，雕像的创作者主要是以清华建筑系美术教研组的宋泊、郭德庵、程国英三位教师。但他们由于平时侧重建筑专业所需的美术教学，创作人物雕塑特别是领袖的雕像没有十分的把握。高鲁冀又从北京美术公司、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厂和中央美术学院请来了张松鹤、叶如璋、陈德泓、曹春生等20多位雕塑家。由于张松鹤是抗战老干部、共产党员，又有多年创作领袖雕像的经验，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塑造关键性的头部。

2010年5月，高鲁冀在清华大学“二校门”。



1967年4月底，林彪特为这尊雕像题写了“四个伟大”。5月4日，清华大学举行了毛主席雕像落成庆祝仪式。5月6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刊登和播报了清华大学毛泽东雕像落成的消息。建造领袖雕像的风潮由此开始。

此后的三年中，高鲁冀被许多地方请去主持或指导毛主席雕像的建造工作。1976年、1977年建造毛主席纪念堂期间，高鲁冀是雕塑所使用的混凝土配制技术方面的主要负责人。纪念堂南北两侧的群雕，是以混凝土等材料合成仿制的“花岗岩”，这便是他的技术成果。

1978年，高鲁冀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生，师从建筑大师陈志华先生，研究方向为“室外大型雕塑的建造与维护”。然而，未等毕业，他前往美国，此后定居旧金山。

1987年，清华大学拆除了这尊雕像后，在原址复建了二校门。

我和高鲁冀先生在二校门前继续着昨晚的话题。

在清华筹备建雕像初期的一天，高鲁冀和宋泊等老师拿着长木杆在这里比量，拟设定雕像合理的高度。此时，梁思成由此经过。高先生手指着横贯在二校门前东西路的一处对我说：梁先生低着头，默默地从这儿往西走。我大声喊，梁先生，您给看看毛主席雕像的高度是多少合适？神情本就似乎有些落寞的梁先生听到我的问话后猛然一愣。他仰头望望木杆，沉思片刻后平静地说了四个字：宁高勿低。

我拿着高先生特意为我从美国带来的，拍摄于雕像即将完工时刻的老照片，目光在照片和二校门间往复转换。高先生也站在我身边这样来回打望。他说，你看那树冠，几乎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是的，二校门后面的两棵树应该是经历了百个春秋的柏树，其树冠轮廓，几乎同40多年前的老照片模样几乎一致。

我在北京看到现存的被我冠名为“清华版毛泽东雕像”有4尊。它们分别在国家林业局，北京玻璃钢研究所，中国铁路工程建设总公司（原铁道兵司令部）以及在复兴路的原解放军政治学院旧址的大院中。当年，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毛泽东雕像的落成日期是1967年6月11日，仅比清华大学晚了一个星期。我是在一枚当年该学院制作的庆祝雕像落成的毛主席纪念章背面署据的日期而得知的。

北京现存的大型毛泽东雕像有20多尊，其中一尊是1962年创作的，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大厅里，作者叶毓山。

这尊雕像是我看到过的近200尊早期毛泽东雕像中，建于“文革”前的三尊中的一尊。